

将军无泪

现代武人风云秘史

李 伟 著



民国记者的亲历亲闻
一位耄耋老人的历史记忆

再现民国岁月的壮阔波澜
唤醒中华民族之刚烈血性

 译林出版社

将军无泪

现代武人风云秘史

李 伟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军无泪 / 李伟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47-6295-3

I. ①将… II. ①李… III. ①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2398号

书 名	将军无泪
作 者	李 伟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苑浩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2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95-3
定 价	3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

收进本书的十七篇文章，属传记文学类，写些消逝人物的旧情往事。当年的新闻记者，于今只写旧闻。

“白头宫女话天宝。”记得名报人徐铸成说过：“老记者如老而不记（写），就只是老者了。”笔者不甘仅做老者，因而不顾两眼昏花，仍敲击键盘，把记忆中残存的东西，把过去的亲身经历、印象深刻的见闻都写出来，也如铸老所说：“像摆旧货摊一样，把破镜子、断木梳都倾箱倒篋翻出来，让有心的顾客来挑选，看有什么还可利用，还可回炉的。”诚哉斯言！我正是按铸老所言，写这些或许可作史料的文章。只要一息尚存，仍会写下去。

本书共分四辑：政海秘辛、将军无泪、谍变寻踪、奇闻一束。

虽说本书副题为“现代武人风云秘史”，因而侧重军人，然也涉及少数政坛要人，如蒋介石、邵力子、许闻天。其实蒋介石也属武人。

第一辑“政海秘辛”，四篇文章都是亲身经历，系亲见亲闻。

有人说得好，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某种机缘的作用，将曾被长期遗忘或深藏记忆中的人和事，重新显现。

那是2007年的夏天，经南京晓庄学院邵健教授之介绍，我于南京某茶社邂逅山东冯克力先生。冯先生是位资深编辑，主持《老照片》月刊。闲谈中，我谈起当年的记者生涯，说到当年接

触的政要，曾随蒋介石游太湖的经历忽从记忆深处冒出。这立刻引起冯先生注意，要我成稿后寄给他。盛情难却，《随蒋介石游太湖》发表于《温故》。这段旧闻此前从未有人说过，收入本书第一辑。

记忆的闸门就此打开，往事一一浮现，《三遇许闻天》接着问世（仍发于《温故》）。记忆这东西，说来微妙，你不去思索它便永远尘封最终也就消失；而经常思索，就能像泉水汨汨流出。我在执笔写许闻天时，当年情景历历如绘，特别是我和许老第三次相遇于船舱中，彼此心领神会、互相默契，写至此禁不住笑出声来。许老逃出立法院后，一度被认为失踪。想来我写这一段可补史料的不足。

第二辑“将军无泪”，收入七篇文章，写的都是军人和战争。《不认输的“战俘”》《黄百韬战死之谜》《魂断淮海》等三篇着重写淮海战役中的时运兴衰，以及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将领个人的性格和特征，如邱清泉的飞扬跋扈，黄维的孤傲。说来我本和军人无缘，采访生涯中极少采访过军人。能写黄百韬战死之谜，缘于我有位堂兄是黄手下的电台台长，他目睹了黄百韬身陷重围后的悲观失望以至最终自杀的经过。经他口述，我笔录将此事记录下来，曾发表于《民国春秋》，多家报刊转载。

曹艺将军既是我的尊长又是忘年交，1942年曾亲赴印缅抗战，任中国驻印军辎汽六团少将团长。为此他与反攻缅北的抗日名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及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多所往还。本书中的《飞鸿入罗网》与孙立人遭软禁始末均由曹将军口述并提供文字史料，不啻为我亲见亲闻。李、孙两篇相互关联，是蒋介石手下将领命运多舛的见证。

第三辑“谍变寻踪”，收入三篇文章，均有一定的史料和思想价值。

世事多歧，常有偶然。军统鬼门关，非死不能出。葛明达却活着出了军统。欲知此中真相，可看《军统百日生死劫》。

另两篇，一写韩国将军李范奭与我国军民并肩抗日并浴血复国的经过；另一写军统头子毛森，曾杀害无数革命烈士，晚年回国探亲，圆了思乡梦。从这两篇可以看到历史潮流中的不同人的沉浮。

第四辑“奇闻一束”名副其实，所收三篇文章，都属使人“啼笑皆非”“令人绝倒”之事。

战犯本非美名，本人人避之不及，可大千世界光怪陆离，竟有人冒充战犯，自愿失去自由，为得一啖饭之所，真使人悲喜莫名。

俄罗斯文学大师果戈理有《钦差大臣》之作，讽刺官吏既贪且愚的丑态。《“调查网”与假钦差》有异曲同工之妙。官吏平日作威作福，俨然不可侵犯，实质外强中干。于是宵小之徒，乘虚而入，抓其软肋，捞得财色，扬长而去。迨真相显露，受骗官吏噤不敢言，实罪有应得。

真是特殊的年代，有特殊的史传。

以上是笔者对本书部分内容的介绍。只是一斑，难见全豹。敬待读者读竟全书的批评与指教！

是为序。

李 伟

2010年10月1日于南京，是年85岁

目 录

Contents

序

第一辑 政海秘辛 1

随蒋介石游太湖 3

邵力子先生二三事 9

三遇许闻天 14

文武虽兼备，其实一书生

——曹艺的传奇人生 26

第二辑 将军无泪 49

“史迪威事件”始末 51

不认输的“战俘”

——黄维被俘前后 66

黄百韬战死之谜 89

魂断淮海

——邱清泉之死 100

飞鸿入罗网

——李鸿冤案真相 119

大象林旺与蓝鹰将军 130

中国的德赫热拉

——吴化文起义过程 141

第三辑 谍变寻踪 155

光怪陆离的韩国将军

——无名氏与李范奭 157

军统百日生死劫 168

毛森浮沉录 184

第四辑 奇闻一束 199

扑朔迷离的真假将军 201

“调查网”与假钦差 214

战犯所里的假战犯 225

后记 233

第一辑
政海秘辛

随蒋介石游太湖

这是尘封的往事，回忆依然清晰。

1948年，我在无锡《人报》工作。这是一份民间报，最早由王昆仑创办，当时的社长是孙翔凤。报纸的中间偏左立场，受到读者欢迎。当时无锡的报业非常兴旺，城区有六家日报和一家晚报，因此新闻竞争十分激烈，作为记者都想采到独家新闻，我自不例外。

这年深秋的一天，深夜，忽接一位同业的电话，他和我的友谊甚深。

电话中他故作神秘轻声说：“有一位重要人物，夫妇俩到了无锡，宿于蠡园。你想去采访吗？”

“这人是谁？”我忙问。

他沉默片刻，说：“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可是难得的机会。明天清晨，我来接你，驱车前去。”

我忙问：“这消息可靠吗？是否还有别家报纸知道？”

“提供消息的人就在蠡园工作，是他亲眼目睹，这怎会不可靠？别家报纸是否知道，这就很难说，我是要他不要告诉别家报纸的。”

蠡园是私家园囿，园主王姓，无锡有名的景点，在蠡湖之侧。蠡湖与太湖相通，烟波浩渺，风景绝佳。相传吴为越所破，范蠡携西施由蠡湖入太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后人纪

念范蠡，故名蠡湖，又称五里湖。蠡园因而取名。“党国要人”来无锡，常下榻于此。

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已如游丝，真像“燕居危巢，鱼游沸鼎”，淮海战役已显败象，不知怎么蒋氏夫妇竟有心情来游览太湖，我困惑。

为弄清楚蒋氏夫妇此行目的，我立即接通无锡参议会会议长李惕平的电话。他本是《人报》旧人，又是孙社长的妹夫，我常得到他的帮助。他说：“这次老蒋轻车简从来无锡，什么目的，侍从室秘而不宣，据说他为避寿而来，谁也说不清。”

虽说蒋介石我已见过多次，4月间他当选总统的场面我也目睹，但没有近距离接触，更不用说采访了。明天是否会封锁或戒严？能否让我们进园采访？采访能否顺利？我带着诸多困惑，进入梦乡。

一宿无话。清晨，刚盥洗罢，老友驱车赶到，匆忙间即登车向西门外疾驰而去。临近蠡园，路上行人如常，车辆依然通行，说明并未清道或戒严。所担心的只是能否入园。

园门口，担任警卫的是宪兵和侍从室的警卫，问清来意和检查我们证件后，并未搜身就让入园。原有的顾虑又少了一项。

入得园来，未见重重设岗，戒备并不森严。刚进第二道门，瞥见已有两报的记者先我们而到，身后也有记者接踵而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原来各报都有取得消息的渠道。大家相视而笑。

迎面走来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同业围上去，纷纷问总统此行目的，可否接受采访，侍从笑而未答，只是说等一会各位可问俞主任。他看到我们都背着照相机，示意要我们交出照相机。他说：“由我们统一发照片，无须各位动手。”我们只好从命。

岁序已是深秋，园中依然苍翠欲滴，不见红衰翠减的飒败现象。这时朝阳刚升，晨露未晞，我们和几位先到的记者，一起穿过

花木丛，走了几道曲曲弯弯的小径，来到一幢西式建筑的外面。

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赶来。

“总统此行目的？”“是否可请总统回答我们问题？”记者们纷纷提问。

俞济时回答：“总统是来度假的，不接受采访。”他的话无商量余地。

“等会总统与夫人就要出来散步，要睹总统仪容，大家可在这里等着。采访嘛，就谢了。消息我们可发统稿。”俞济时又说。

这是一条水泥铺的小径，俞济时指了指：“就请大家站在这里。总统来时，请大家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误会。”口吻严厉，说话时面带笑容。

这时七家报纸的记者全到了，哪一家都没有少。

二

园内异常静谧，只有枝头小鸟的啁啾声、风吹树木的飒飒声、湖水拍岸声，记者和侍从全都站在水泥小径的一边。

不一会儿，有人轻声说：“来了，来了！”

转身望去，果然不远处，只见“第一夫人”挽着蒋介石走过来。

近了，近了，距我们只有数步之遥。

蒋介石穿着绛色的中式长袍，脚踩黑皮鞋，头上光光的，与他的脸色一样白里泛红，似乎冒着热气，脸带微笑；宋美龄着黑丝绒夹大衣，戴软边帽，梳横S髻，同样带着笑容慢慢地走过来。

蒋氏夫妇已走在我们面前，侍从并未给我们作介绍，静声，大家只是目视着，蒋向我们招手，嘴里说：“好，好！”走过去几步，又回过头来，招了招手，这才向前走去。

路的那边，迎面有三个人快步走过来。我定睛细看，为首的是江苏省长王懋功，依次是无锡县长徐渊若，还有昨晚与我通话

的参议会议长李惕平。蒋介石夫妇和他们一一握手，略事寒暄。这三人又随着蒋氏夫妇向前面的一幢房子走去。

三

“看来今天的采访就此结束了。”《锡报》记者低声和我说。

我还未回答，就看到俞济时又跑来了，带着笑说：“各位请不要走，等会总统和夫人要游太湖，你们可以随行，请稍等，听候安排。”

这自然是意外。这样的机会当然谁都不愿放过。我们被引到傍湖（蠡湖）的一个西式小厅去等待。从小厅的窗户远眺，湖边停泊着两艘游艇，烟囱中突突冒烟，正升火待发。

“莫非是去梅园？”“可能是去鼋头渚。”大家纷纷议论。

大约半小时，蒋氏夫妇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位矮而胖的中年妇女，衣着极为平常，后来知道她是宋美龄的贴身女佣蔡妈。还有一位是江苏省长王懋功。看来县长徐渊若、议长李惕平已经告辞。一排宪兵与侍从，分列两行；在簇拥下，蒋氏夫妇与王懋功，登上前面的一艘游艇。七家报纸的记者按俞济时的安排上了后一艘游艇。两艇一前一后向太湖驶去。

这种游艇非常豪华，本为达官贵人游湖而设。这两艘更是此中翘楚，平日从不动用。舱里与甲板上都铺着地毯，全是红木家具，陈设着古玩。还有烟篷（舱顶）上也摆有藤制的憩具（躺椅），供游客休憩与观赏湖景。这游艇还有高级厨师，向例准备着有太湖风味的菜肴（刚从湖中打来的鱼虾），一快贵宾朵颐。

船向湖中驶去。这时旭日临空，阳光洒在湖面，像无数银鳞在跳动。显然并没有清湖，不时见到张帆的航船疾驶而过，也有在湖中撒网打鱼的渔船。渔夫们当然不知道游艇上有蒋介石夫妇。

湖上空气异常清新，湖风拂面，也不感凉意。大概受湖上美

景的感染，在舱顶的蒋介石，四顾左右，状极欢惬，不时与宋美龄笑语，或与王懋功谈着。他们的说话声随风飘来，只是因轮机声的干扰，听不真切。

船行途中，宋美龄的女佣蔡妈，大概看到湖上风大，怕夫人受凉，送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披在宋美龄身上。“第一夫人”颌首表示谢意。

两艘游船相距甚近，各报记者都站在后一艘游艇的船头上，被前面游艇激起的浪花溅了一身。

四

游艇只在湖上打圈，显是让贵宾们游览湖景。大约一小时后，游艇拨正航向，向岸边驶去。

前面不远处是小箕山。

游艇靠岸，一行人舍舟登山。岸边早准备了抬轿。蒋氏夫妇与王懋功换乘三架抬轿，蒋居先，次宋与王。未见女佣蔡妈，可能她留在游艇上。警卫与侍从前导，俞济时和各报记者一起徒步跟在轿后向山上走去。

走到半山时，路旁有一丐妇，她见有宋美龄的轿子，揣度定是官家贵妇人，快步迎上来乞讨。警卫上前阻拦，宋美龄摇手止住，叫轿夫暂停，她对跑上来的俞济时说了几句。当下俞济时从他的皮包里，拿出几张金圆券，就手赏给丐妇。当时金圆券尚未完全贬值，该是一笔不小的钱。

小箕山并不高，一会儿就到了山顶。山顶上有一尼庵，掩映在竹树丛中，颇为幽静。蒋介石夫妇进去小憩。庵主是一位老尼，她见过世面，看这几位贵客前呼后拥，自然非同小可。她亲自出来殷勤接待，献上本山采摘的碧螺春香茗、几盘时新的水果与糕点。在侍从试尝后，蒋氏夫妇也亲尝了一点。老尼乘机送上

缘簿，宋美龄亲自挥毫，写下一笔善缘。我远看她的字迹非常清秀。外界一向说，宋美龄只擅长英文，汉字一般，其实那行书写得很不错。王懋功也不敢落后，捐了一笔。当庵主看到宋美龄签名后，方知是“第一夫人”莅临，喜得意外之财的庵主，几番合掌俯首口念佛号致谢。

在庵内休息片刻后，蒋氏夫妇步登小箕山最高处。纵目远眺，波光潋滟，水天相接处，群峰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水墨画。这时蒋介石面有喜色，和宋美龄低低地说话，陪着的王懋功也凑上去说着。我们虽相隔不远，但听不清。

大约四五十分钟，宋美龄已有倦意，众尼出庵相送。一行人从小箕山循原路下来，重新登上游艇。泛舟湖上，进午餐。遥见船舱内，蒋氏夫妇与王懋功、俞济时四这边船上，七位记者一席，全是无锡名菜加上新鲜鱼虾，一盘醉虾中那活虾跳动鲜美可口。上等的太湖席，只是并不备酒，以茶代替。餐毕，船已重回蠡湖码头。

登岸后，记者们奉命稍待，后侍从室给我们发了一则数百字的统稿与几幅照片，规定照此刊载。记者们各就眼中所见写了些花絮，以补新闻之不足。

下午，蒋氏夫妇一行乘蓝钢皮专列回南京。

当年蒋介石夫妇这次太湖之行，统稿是说度假。以我看来，蒋那天心情不错，自始至终面带笑容。

还有，处于江南一隅无锡的几家地方报纸记者，居然能随“最高”游览太湖，是否仅有，当时未作研究。这也许是他为了体现与民同乐，我曾这样想。

邵力子先生二三事

20 世纪 60 年代，邵力子偕夫人傅学文南来。我与邵夫人有乡谊（同为江苏宜兴）且是晚辈，曾往访两老于南京旅次，这就有了亲聆邵先生警欬的机会。

记得两老下榻之地是南京有名的 AB 大楼（今华东饭店），因先生尊贵的身份，门禁盘查甚严，我等待颇久才能入见。



邵先生我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邵力子先生，原名闻泰，字仲辉，1882 年出生在浙江绍兴陶堰乡邵家楼。早年在私塾攻读，21 岁（1903 年）考中举人，后两年在震旦公学、复旦公学求学。他是新闻界前辈。1907 年负笈日本学新闻，加入同盟会。归国后与叶楚傖等共办《民国日报》，任主笔 10 年，名副刊《觉悟》也是他主持，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